

西方现当代女性艺术家丛书

SERIES OF WESTER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EMALE ARTISTS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莫里索

——印象主义的彩虹

MORISOT—THE RAINBOW OF IMPRESSIONISM

MORISOT

马晓琳 著

西方现当代女性艺术家丛书

THE WESTERN CONTEMPORARY WOMEN ARTISTS SERIES / 西方现当代女性艺术家丛书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莫里索——印象主义的彩虹

MORISOT — THE RAINBOW OF IMPRESSIONISM

MORISOT

马晓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莫里索——印象主义的彩虹 / 马晓琳著.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11

(西方现当代女性艺术家丛书)

ISBN 7-5368-1716-9

I. 莫... II. 马... III. ①油画—作品集—法国—现代②油画—艺术评论 IV. J213.05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2592 号

莫里索——印象主义的彩虹

MOLISUO—YINXIANG ZHUYI DE CAIHONG

马晓琳 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89 × 1194 毫米 32 开本 2.5 印张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5368-1716-9/J · 1362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发现女性艺术家

——序《西方现当代女性艺术家丛书》——	1
一 被忽视的印象主义女大师	5
二 成为一名艺术家	10
三 马奈与莫里索——连接过去与未来	19
四 作为女性所经历的城市·家庭·庭院	31
五 莫里索的女性视角	48
六 与印象派完美的连接	59
七 评价贝尔特·莫里索	65
贝尔特·莫里索年表	67
图版目录	69
参考文献	73

发现女性艺术家

——序《西方现当代女性艺术家丛书》

1971年，美国艺术史家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在美国《艺术新闻》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的论文，立刻引起了艺术史领域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文章中提到“虽然男女差不多平等了很多年，在视觉艺术领域女性没有取得重大成就，没有相当于米开朗基罗、伦勃朗、德拉克洛瓦、塞尚、毕加索或马蒂斯，还有现代的德·库宁或沃霍尔的女性艺术家。”这一开创性的论述之后出现了大量探讨女性艺术家生活和创作的论著，也出现了许多女性艺术家作品的专题展览。面对这些作品，我们惊讶地发现女性的创造力并不逊色于男性艺术家。这种不同的创造能力并不表明其低下，而正是由于这种不同，使其具有了革命性和颠覆性。

在人类文化史上，女性一直处于一种对象性存在的位置上，她是审美的对象，是视觉符号。由于这种文化身份的被命名的状态，女性湮没无闻于一个远离历史、远离公共话语的边缘世界。然而，女性在历史文化中的边缘地位，却为女性观察社会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在艺术史中，我们所看到所熟知的画家、雕刻家、设计家全都是男性，男性艺术家以及男性艺术的社会优势是从未受到质疑的。谈到著名的女性艺术家时，我们还得思索一番，女性

被驱逐出创造者的行列，被异化为文化的产物，在艺术史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忽视和排斥。艺术史创造出一个完全排除女性艺术家的艺术故事。艺术史出现了严重的残缺现象：一是女性艺术家身世的不可考；二是作品的残缺；三是女性艺术研究的残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近年来艺术史的发掘使我们了解到早期女性艺术家的创作生涯和历史境遇。西方艺术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是由瓦萨里开创的，在其不朽之著作《意大利著名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传记》中亦有对艺术领域中杰出女性的介绍。这几位女性均为贵族出生，瓦萨里着重其家世与教养，说明由于社交及教育机会的限制，女性艺术家不能被普遍接受，艺术因性别而有所区分。早期女性艺术家安格索拉（Sofonisba Anguissola, 1532 ~ 1625）、珍提莱奇（Artemissia Gentileschi, 1593 ~ 1652）以及丁托列托之女罗布思提（Marietta Robusti）的艺术展现了男性主体文化框架之内女性创作的自我主张。

17、18世纪以来，女性艺术家随着欧洲社会结构的震荡而自我觉醒、自我成长起来。此时期以女性为主体的绘画成为一种新形态艺术，女性艺术家逐渐增多，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著名的职业女画家安吉莉卡·考夫曼（Angelica Kauffmann, 1741 ~ 1807）活跃于一群英国男性艺术家的圈子之中，帮助他们创建皇家学院。考夫曼受德国考古学家及艺术史家温克尔曼的美学理论的影响，积极倡导新古典主义，破除了院士清一色为男性的保守作风。尽管如此，她与另一位曾任皇家学院监事的花卉女画家乔治·莫泽（George Moser）都被禁止参加艺术讨论的课程。时至19世纪，女性艺术家的地位和创造环境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贝尔特·莫里索（Berthe Morisot, 1841 ~ 1895）、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 1843 ~ 1926）在女性有限的活

动范围积极探索,她们以特有的女性声音与方式来回应各自的男权情境。20世纪以后,自由开放的现代观念深入人心,女性在开阔的时空中思考自我的方向、自我的定位,实现自我的价值,在现代艺术运动中,不论是超现实主义还是达达运动均有女性加入。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艺术领域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艺术运动——女性主义艺术。女性主义进入西方社会、文化的不同领域,影响着西方人的生活 and 思维。女性主义艺术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女性主义者以明确的女性自我意识和政治主张,以独特的视角对女性自己的身体和身份以及表现材料进行探究,拓展了艺术的形式与空间,破除了各种造型艺术之间以及造型艺术与文学、音乐、表演之间的藩篱,为当代艺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事实上,女性艺术家在绘画的历史上从未缺席,然而,艺术史长期以来将女性的艺术生产排除于主流之外,忽视了许多女性艺术家,女性艺术家在孤独中工作。女性艺术家边缘化的情况使我们重新检讨历史,再度审视女性艺术家的生活与创作将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如今,贝尔特·莫里索、乔治亚·奥吉芙(Georgia O'Keeffe, 1887~1986)、芙丽达·卡洛(Frida Kahlo, 1907~1954)已经被奉为艺术史上伟大的艺术家。爱丽丝·尼尔(Alice Neel, 1900~1984)、露易斯·布儒瓦(Louise Bourgeois, 1911~)、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 1954~)等等女性艺术家在艺术领域也已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理解女性艺术家创作的方式,对于艺术和艺术家的定义来说是十分关键的。研究女性的艺术品,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她们生活时代的精神内涵,而且也提供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艺术史概念。

《西方现代女性艺术家丛书》正是我们了解女性艺术家创作天性和特质的一套丛书,这套书的撰写过程不仅

是我进一步了解女性艺术家的过程，而且也是自我认识、自我反省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出自我对女性生活和艺术的一种感悟。我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使读者对国外最著名女性艺术家的艺术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来审视中国现状中的女性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套书本身就是一种方式，一种女性书写、女性编辑的文本方式。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副编审刘青青女士以其特有的女性眼光来开发这一选题，这本身就是中国女性对女性艺术一种自觉的思考。

马晓琳

2003年仲夏之夜于西安美术学院

一 被忽视的印象主义女大师

20 世纪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西方涌现出的女性艺术家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女性禁止进入美术学院、基本训练不足等问题在印象派后完全消失。女性艺术家在绘画题材和风格上有了较大的扩展，女性从此在艺术领域的地位得到了确立。然而，妇女脚下的道路永远不会像男人那样畅通无阻。在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虽然已经确立，但女性艺术家的生活和创作环境并没有根本改变，女性仍然处于边缘性地位。在这一历史时期，欧洲绘画最具有革命性的艺术运动——印象主义，以一种崭新的观看世界和描绘世界的方式向传统的学院派艺术观念进行挑战。在这些挑战者中，有两位核心成员，贝尔特·莫里索与玛丽·卡萨特即是女性，还有夏娃·龚扎列（Eva Gonzales），她因与爱德华·马奈有密切关系，也成为印象主义的一位先驱。印象派中有女性画家，这是一种当代的象征，同时也显示出艺术中的革命不仅包括绘画，而且也预示着社会中更多意义深远的变化。

穿越时空，沿着历史的画廊浏览，我们会发现印象派绘画色彩斑斓、光感丰富，仿佛一间褐色调的房间突然打开，一道明亮的光线照亮了世界。作为现代艺术的一次演习，印象派画家对虚幻的视觉、瞬间的真实性的表现传达了现代主义早期人和世界的某种关系。印象派从许多方面



1. 贝尔特·莫里索在作画 1863年 爱玛·莫里索

改变了古典绘画的基本面貌，改变了绘画艺术欣赏习惯，纳入了观者的主观感觉的参与，展示了全新的自然观。然而，印象主义最初是伴随着评论界的拒绝而诞生的，1874年印象派作品首次在巴黎亮相时，一篇众口传诵的文章使我们仍能领略当时评论界的激烈态度：“贝勒蒂耶大道是一条灾难之路。继歌剧院火灾之后，现在那里又发生了另一场灾难。在丢朗·吕埃尔画廊刚刚举办了一个画展的开幕仪式。于是我便走进画廊，而我目睹的却是令人恐怖的一幕。五六个疯子——其中还有一个女人——合伙在此展出他们的大作。我看见人们在这些作品前面笑得前仰后合，当我看到他们的作品时却感到心似撕裂一般的疼痛。这些冒牌艺术家自称为革新者，或者什么‘印象派’，他们抓起笔和颜料，在画布上涂鸦一通，最后还要题上自己的大名。这真是想入非非，正如疯人院的病友们在路边捡起几块石子，却梦想自己得到了宝石一样。”在这段引用率极高的文字中，被评论家所指责的那个女人，即是贝尔特·莫里索。

谈到印象派大师，我们自然会提及莫奈、毕沙罗、雷诺阿等，他们在西方美术史上犹如一座座高耸的山峰获得了应有的名誉和地位。而贝尔特·莫里索在人们的记忆中是模糊的，除去她是一位美丽迷人的女画家之外，艺术史学家没有赋予她应有的地位。莫里索长期以来被艺术史所忽视。法国里尔博物馆最近收集了她的所有杰作，展出了她的150多幅作品，为她恢复了应有的地位。今天当我们重读莫里索的作品时，我们发现她的画丝毫没有陈旧的痕迹，除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生活习俗，这些画就像是昨天刚刚画过的一般。原因就是它们没有像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那样被广泛的宣传，所以也就没有应有的知名度。如今我们发现她的作品具有持久的魅力，这主要是由于其他因

素而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她的画一如她本人一样平实，不惹眼的艺术中没有过多的炫示，而再现了流逝岁月中的真实价值。莫里索的作品比那些只捕捉转瞬即逝的水果上的光影、昙花一现的景色、随风飘散的花粉的印象主义要深入得多。莫里索的作品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欣赏艺术家的真正价值，发现她与过去的大师是比肩齐名的。

莫里索是参加首届印象派画展的画家，而且在每次的印象派联合展览中都展出多件作品，如第三届联合展览会上展出了19幅，第五、六届时展出21幅。由此可见，莫里索对印象派绘画的莫大的热情与贡献。她一生为印象派绘画而奋斗，将一生的命运和印象派联系在一起，以女性的深情和对艺术的挚爱，在印象派画家中享有很高的荣誉。她对印象派的贡献的意义是重要而广泛的，莫里索一直忠实于印象主义事业，她的作品比她的任何一个同伴都更多地忠实于印象主义最初的观念，即使在雷诺阿及他人放弃了印象主义之后，她还继续以印象主义的风格作画。除了1879年因怀孕没有参加第四届联合展览会之外，她是自始至终的印象派画展的参加者。除了绘画，她还投入到组织和维持印象派的运作之中，与她的丈夫积极参加联合展览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很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样一位女性艺术家介入印象派，印象派将失去特有的光华。莫里索的姐姐爱玛早年也和她一起学过画，但她很快就成为妻子和母亲。而莫里索将婚姻、家庭与绘画事业成功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名与世抗争的、锲而不舍的伟大艺术家。在那个女性作为一名艺术家难以获得人们尊敬的时代，莫里索必须向社会各种俗见进行挑战。

贝尔特·莫里索的全部作品包括416幅油画、191幅粉笔画、240幅水彩画、8幅版画、2件雕刻及200或300

幅素描。她比马奈的作品略少一点，比莫奈、德加要少得多。然而，莫里索只活了54岁，是印象派中早逝的一位画家。莫里索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最富有女性魅力的艺术家，人们谈论更多的是她的生活而不是她的画。她的作品充满魅力是不可否认的，而她的艺术同时也比那些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描述她的那些过时而陈腐的说法要深刻得多。印象派被克拉克（T.J.Clark）重新定义为中产阶级休闲的产物，被诠释为对资本主义都市中一种新生活方式的深层性响应。作为印象派中的活跃成员，莫里索无法像她的同伴画家那样展现男性视角中的现代都市的图式，但她以女性的视角，来反映她作为女人所经历的家庭、庭院等私语空间。莫里索除了在光色笔触上与其他印象派画家有某些相同之处外，她在艺术创新上具有独特的魅力。她的画风优雅而清新，明亮的色彩烘托了女性的纤柔与慈爱，潇洒奔放而流畅的笔触包含着细腻的情感。通过微妙的女性笔触，莫里索的艺术在不断地寻求更多深奥的表现意味。莫里索所带来的现实视角不仅充满了敏感及女性魅力，而且也充满了伤感与清醒交织的不寻常的感染力。她的画也决不比她那个时代最伟大和最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如马奈、莫奈、德加、雷诺阿差。正如我们所见，她与他们同样杰出、同样富有创造性和充满力量。雷诺阿称她为“纯洁的天才”，毕沙罗更为感慨地称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有如此卓越的女性才能，把荣誉带给了我们印象派集团。可是，可怜的贝尔特·莫里索，公众很少知道她”。

重新审视艺术史，我们发现莫里索被印象派男性大师的名望所淹没。如今，莫里索作品中那持久的感染力和现代性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这种纯真的、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在新的艺术史中应该获得独有的地位。

二 成为一名艺术家

作为一名艺术家除了与生俱来的天赋之外,环境和自我的努力更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在“环境”这项条件上女性显然处于劣势。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充分地表达了她的女性意识。这本书的中心论题是“一个女人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屋子。”“钱”和“屋子”正是一种象征,一种女性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实际上,妇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得到“一间自己的屋子”和“钱”所象征的创作环境和独立的经济地位。多少女性在家务劳动的间隙进行创作,生活与艺术之间几乎没有距离,这种状态使得女性将注意力投向日常生活经验和对自身感觉的描述。因而,女性艺术创作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释放、自我升华、自我转移的方式。

贝尔特·莫里索于1841年1月15日出生,她与印象派同盟里的弗里德里克·巴兹勒(Frederic Bazille)和奥古斯特·雷诺阿(Auguste Renoir)同岁。她的出生地在法国布歇省的省会布日尔,而她的家庭是典型的巴黎人。她的父亲爱德玛—提布尔·莫里索(Edme-Tibure Morisot)曾出任过当地的省长,他是一位业余画家,曾经想要做一名建筑师。莫里索从小生长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富裕的家庭环境中。她是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她7岁那年,

全家从布日尔移居巴黎。罗可可宫廷画家弗拉戈纳尔(Fragonard)是她祖父辈的远亲。比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贝尔特·莫里索和伟大的弗拉戈纳尔不仅都表现的是女性的题材,而且两个人的风格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俩的用笔都很轻快、果断、疾速,轻灵的笔触就好像画笔未曾掠过画布的表面一样,而画面散射的色彩就好像一件衣裙上的玫瑰花一样。莫里索是如何成为一名画家的?她的好运和无忧无虑的生活归功于她的家庭和她生活的背景。她的家庭中没有人反对她学画,而是鼎力支持她。她的母亲经常陪同她去学画,而且允许她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这一切使得她有可能走上自由个性决定的方向。

对于贝尔特·莫里索的童年生活我们所知甚少。她喜爱阅读,早年就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除此之外,她还喜欢做一些泥塑。贝尔特曾跟随著名音乐家斯塔马提(Stamaty)学钢琴。在他的音乐室的墙上挂着安格尔给这位钢琴家及家人画的一幅精彩的素描。这幅画大概就是小贝尔特与活生生的艺术的最初接触。我们可以想象在课间,她的目光或许会游离在画像与模特之间。贝尔特决定成为一名艺术家是由一件小事而引发的。平凡中偶然事件决定一个人的命运。1857年,贝尔特16岁,她的母亲想让她们三姐妹给她们父亲画像以便给父亲一个惊喜。三姐妹一起到画家夏加纳(Chocarne)那里上课。大姐伊芙(Yves)很快就放弃学画,而爱玛和贝尔特继续坚持尝试。两姐妹一起坚持12年的学画生涯,直到爱玛结婚放弃绘画。三姐妹中,只有贝尔特坚持不懈献身于艺术。

在夏加纳之后,她们又跟随基夏尔(Guichard)学画。基夏尔住在离她家不远的帕西街(Passy Street)上,他教授姐妹俩绘画基础。后来他带她们到卢浮宫学习威尼斯画派的画。过了不久他就意识到他没有更多的知识来教授她

们，这是因为贝尔特要坚持到户外作画。离经叛道的历史画家基夏尔决定把姐妹俩介绍给巴比松画派的卡米尔·柯罗（Jean-Baptiste-Camill Corot）。1861年，她们认识了柯罗，开始受他的影响。贝尔特的独立性或许令柯罗吃惊，他鼓励她们到户外写生，停止接受学院的传统训练。他忠告她们：“去以大自然为师，坚定地努力画吧，不必过于效仿柯罗大叔。”他将自己的画借给她们临摹，贝尔特临摹的《提乌利的景色》（View of Tivoli）至今还保存着。柯罗后来又把她们的送到他的学生乌狄诺（Oudinot）那里学习，在那里她们很快就认识了杜比尼（Daubigny）、杜米尔（Daumier）和基依美（Guillemet）。

1863年，两个少女在蓬托斯（Pontoise）和奥维斯（Auvers）之间的一个叫库乌（Chou）的小村庄里搭起了一个茅屋，在那里画画。这里的景色后来被毕加索、塞尚及卢梭画过。现存的一幅《奥维斯的小路》（Old Lane at Auvers）就是莫里索在那里画过的一幅风景画。这幅画属于柯罗式的怀旧而又有别于柯罗的自由风格，后来被一些同辈画家发展下去。这是莫里索于1864年在沙龙展出的第一幅画。同年，莫里索在诺曼底的布日瓦租借了里昂·瑞森奈尔（Leon Riesener）家乡的房屋，开始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友谊。里昂·瑞森奈尔是著名的家具制造家、德拉克罗瓦侄子的孙子，他本人也是一位画家，他积极鼓励贝尔特·莫里索的绘画革新。瑞森奈尔的女儿罗萨丽（Rosalie）成为莫里索最喜爱的模特之一。在瑞森奈尔的家中，贝尔特遇见了女雕刻家马切罗（Marcello），并于1875年为她画过一幅油画肖像。莫里索开始对雕刻产生兴趣并跟随艾美·米莱（Aime Millet）学习，后来她曾为她的女儿朱丽叶（Julie）做过一个胸像。

莫里索早期的作品告诉我们——她已超越了临摹卢浮

宫大师和学习柯罗的阶段，并且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诺曼底的茅草屋》(Thatched Cottage in Normandy, 1863)是贝尔特·莫里索作品中不多见的一幅纯粹的风景画，这幅画已经显示出了她的迷人特质和清晰性，现实与神话极为复杂地揉杂在一起。这幅画明显地受到了柯罗的影响，画面上稀薄透明的色调，轻轻扫过的笔触，还有那种似见非见的温柔诗意都蕴含着柯罗的意味。这幅画同时也预示出了印象派的用光。草地柔软蓬松，画面上四处散布的小光斑表示着漫射的光线，优美的白桦树干拉开了草地的距离。通过在诺曼底的奥维斯及后来的庞特—阿翁(Pont-Aven)的绘画实践，在莫里索的作品中，已经感觉不到多少大师的影响，主要是她的个性化的对光线的感觉。她具有独立风格的第一批画有：《画家的姐姐》



2. 诺曼底的茅草屋 1865年 贝尔特·莫里索